

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认为：

# 沙尘暴可以“无为而治”

罗 晖 岳瑞杰

如果有人问怎样才能防治沙尘暴，随便一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建议多种树，甚至会慷慨解囊资助这样做。但是好心的人们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树。

大自然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在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的地区，天然分布的是草原或灌丛，树木很难成活，即使活了，也只能长成“小老头儿树”。

有这样一张照片：低矮尚分不出主干的树桩，乱七八糟地伸出一些枝枝杈杈，干枯的、细小的，在沙漠瑟瑟的寒风中抖索着。你绝对想不到这是一棵有15年树龄的杨树，当然它是人工种植的。苍凉的黄土高原，茫茫的戈壁滩上“倔强”地矗立着这样的小树，在一片耀



15年树龄的“小老头儿”杨树

对于退化草地的恢复应以发挥自然的力量为主。他提出了建设生态城镇，以地养地，依靠自然力恢复草原生态系统的治理方略。

蒋高明指出：在沙尘暴的

眼的干燥的黄土中苦苦挣扎。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认为，沙尘暴与我国大范围的沙地草地退化有直接关系，

治理方面，关键要解决自然生态系统恢复演替中牲畜的压力，生态系统的平衡可以借助自然力解决。“荒漠化治理不是科学问题而是管理问题”。目前我国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生态退化的沙地草地植树、飞播。但是这两项经费支出的效果相对于大量的投资来收效很小。如果将这部分经费用于围封，建自然保护区及改善搬迁牧民的生活，腾出土地“休养生息”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香港嘉道里有一片山地，因为农业活动停止了，在40年的时间里自然恢复，形成了郁郁葱葱的森林。

蒋高明反对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种树和飞播，因为这样做既不科学也不合算。树木不能阻挡沙尘暴。在沙尘暴发生

马克思、恩格斯学习的时候，历史地理解他们所提出和发挥的理论（包括“一般基本原理”），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名言。也是被我们背熟了的经典原理，也是指导我们分析、观察、研究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解剖社会历史现象的一把锐利的“解剖刀”。但是把整个社会科学一概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学问”，这就比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走得更远、更绝对化、片面化了。实际上，这个经典原理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的产物。

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李大钊在1919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即“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

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是同他的唯物史观（即确认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是有矛盾的，即“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李大钊是正确的。正如吴江所说：“本来，作为历史原动力的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论都是唯物史观题中的要义，它们都包容在唯物史观之中。”如果按照唯物史观来表述人类的历史，我想应该说这样两句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生产发展和生产方式演进的历史，而在社会划分为阶级之后同时又是各不同阶级之间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的历史。”

吴江的两句话同《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有实质性的差别：“阶级斗争的历史”是第二句话；“生产发展和生产方式演进的历史”是第一句话。按照吴江的意见，第一句话中的“生产”是“物质生产

最严重的早春，他们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是，杨树林里的沙子照样在流动。林子外面的能见度在5米以下，而灌木地和草本层覆盖较好的地段，能见度在200米之上，森林阻挡沙尘暴的作用可见一斑。

关于飞播，蒋高明有这样一组数据：某旗县飞播了5000亩沙地，使覆盖率提高了约30%，成本81万元，每提高10%的覆盖率合54元/亩，这还不包括飞播不成功造成的各种浪费。而围栏实验证明，在4万亩沙地草地里的实际投入只有16万元围栏费，滩地的草本覆盖率达到100%，流动沙丘的自然恢复率达到30%，平均起来，每提高10%的覆盖率的费用为1.73元/亩。且自然恢复的植被没有外来种，为优质的禾本科牧草。

在浑善达克沙地，蒋高明他们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巴音胡舒噶查进行了4万亩的围封实验，滩地上的草本植物第1年就实现了全面恢复，植被覆盖度达



实验进行两年后滩地生态恢复到上世纪60年代水平

到了100%，第2年效果更加惊人，草层高度达1.43米，这是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据当地牧民讲已经全面恢复到了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在群落演替上，植物种类由当年的杂类草向优质的禾本科草原发展。这是任何人工的力量难以实现的。

蒋高明认为，人口增长是荒漠化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因此，欲治理生态系统的退化，必须从解决人的因素入手，解决人的生存与出路是治本，其余措施是治末。蒋高明先生建设生态城镇的做法也很简单，即在有水分、电力、肥料、交通、技术等保

证的地方建立少量的高效地，并进行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调整。腾出大量的退化土地进行封育，使其休养生息借助自然力实现退化沙地草地的生态治理。

《易经》有云：“万物本乎土”，“百谷草木丽乎土”。古老的智慧就已经告诉我们土地在环境保护，保持生态平衡中的重要作用。土是生命的温床，有土就有生机。因此在草地生态治理中依靠土地自身的生命力繁育各类生命，进行生态治理，是目前最合理，最经济，最有效的治理方式。

(《科技日报》2003年2月24日)

与精神生产的统一”；据此，吴江1988年就主张“还是提倡以经济文化建设为中心较好”，并以此为题写了专文。社会历史的发展表明，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及其产业化，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改变世界的主导力量，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更是如此。至于阶级斗争在当代社会、特别是已经和正在进入知识型社会中的作用，恐怕不能再说当代社会的历史还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实社会存在的不同阶级、阶层、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存在的，但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加以说明了，现在需要做的是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段当代人熟悉的名言，正如吴江所指出的，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中被许多人忽略了，但这恰恰是整个“宣言”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最高理想”的经典。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宣言”所特别强调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前这往往被认为是鼓吹“个人自由”或“个人主义”，所以尽管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但也很少宣传，更不把它看作是经典言论。

恢复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的本来面目，才能真正解决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主义问题，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马克思主义“过时”与“不过时”的争论就没有意义了。这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视角，本身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宽松的环境。

(《炎黄春秋》2002年第10期)